

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上星期天午前,从家门前驾车进入日落大道。熟得不能再熟的路。大道旁的农夫市场初现人潮,这一带的交通忙一些。绿灯亮了,我把车开至路中央,伺机转左。对面开来的直行车辆过完,灯转为黄色,事不宜迟,我一转方向盘。然后,猛然刹车。人从驾驶座颠起。一尺以外的人行道上,老先生牵着一只京巴经过,被我的车一吓,差点瘫倒在地。我急忙举手道歉。他骂骂咧咧。我待他和狗走过,才一蹬油门。这一耽搁,路上的车堵起来,喇叭声响了。

事情经过只一秒,可是,我的心跳加剧至少半小时。然后,是漫长的反省。不是说着玩,我如果刹车晚半秒,老先生就倒在车轮下,很可能是一条人命。旧金山每年被车撞死的行人数十名,我这三十多年没拿过罚单的优良司机可能也成为凶手。

指挥急刹车的是下意识,而不是大脑。临场反应

急刹车

□刘荒田

的敏捷度,首先系于身体状况,痴呆、迟钝者肯定不及格。其次,是驾车人的习惯。我要检讨的是后者。

那么,这次为何“老猫烧须”?一是急,因朋友在茶楼等。二是注意力集中在前方,红灯快亮,一有空隙,马上转左。而遛狗的老先生,是亮了黄灯以后才“赶趟”的。不过,若追责,全部过失还是在我。开车的资格虽老,急刹车的次数却有限,上一次是十多年前,因前头的车子紧急停下,差点追尾。这经验一点儿也不愉快。

天道好还,今年初,我扮演了和遛狗的老先生一模一样的角色。我沿斑马线穿过大街,一辆皮卡在我左侧急转弯,向我撞来,我一跳避过。驾车者作急刹,停在我面前。我脸色铁青,无法想象在超级安全的地方差点送命。驾车的是墨西哥青年,他负疚地对我苦笑,算是道歉。这一次,老先生万分惊



恐的神情和闪避的动作,可视为上一次的我的复制。那一次,我对着远去的皮卡狠狠地骂了两句。此刻我明白了,是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直行方向所致。而作为行人,教训是:对转左的车要特别警惕。

我对自己说:以后可别苛责犯错者了,若不引以为戒,或迟或早,我也会重蹈覆辙。我曾刻毒地讥笑迷路的朋友,不多久,我就“迷”得天昏地暗。我还曾嫌弃某位友

人走路的姿态别扭,坐骨神经痛发作以来,从家门口的录像多次看到自己,原来是轻度跛子。所以,自省加宽容、包容,越来越必要,因为犯错的几率与年龄同步。

今天早晨,我和平日一样,去健身中心锻炼。然后,坐在桑拿室。一位老先生从游泳池出来,拄着拐杖进内。杖端戳在我的脚板上。他赶紧道歉。我说,碍事,痛是有点痛,算是预付未来犯错的代价吧!

精粹短文
ingcuiduanwen

看车窗外的景

□黄小平

坐车,我喜欢坐靠窗的座位,喜欢看窗外的风景。当车开动起来,窗外的风景好看极了。

随着车的行驶,窗外的风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,每时每刻都能让人看到新的风景,给人新的期待和新的希望。

期待和希望,又何尝不是一幅心灵的美景呢?车在向前行驶,窗外的景向后一闪而过,刚见到的景,从窗外掠过,就再也见不到了,不由让人心生一份留恋和珍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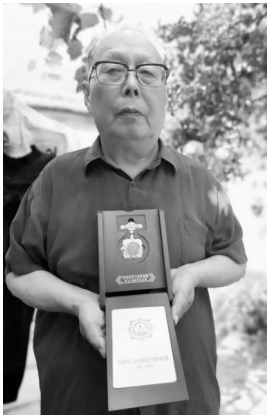
留恋和珍惜,又何尝不是一幅情感的美景呢?那窗外的树木、房屋和山峦,本都是静的、不动的,而从行驶的车里去看,这些景便都动起来、活起来,给人生机和活力之感。

生机和活力,又何尝不是一幅生命的美景呢?看景,讲究情景交融,而坐在靠窗的座位,看车窗外的景,最能沉浸其中。

书生报国

——老科技工作者李超显的故事

□李雪晴



2019年国庆节前的李超显

父辈的旗帜

1937年,李超显出生在郾城县郑营乡王尹庄村。他的家庭普通而特殊,说普通,是因为和大多数乡亲一样贫困,甚至还不如其他乡亲,因为乡亲们生活虽然艰苦,但日子相对安定。而他,从小就过着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,经常随着母亲东躲西藏。

他的家庭,和别人不一样。

父亲李次孔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,但其真实身份却是我中共党员,是郾南一带地下工作的领导人,是郾南人民革命路上的带头人。日据时期,他以教师身份作掩护,积极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。但慢慢地,其身份暴露,便索性拉起武装对抗日伪。

日伪对李次孔恨之入骨,多次到其村里秘密围捕。作为家属,超显和母亲便开始东躲西藏的日子。在上级组织安排下,他们投亲靠友。回忆往事,年幼时的超显记不清他们到过多少村庄,总是一次次转移。好在不是搬家,母亲一个包裹,牵着他的小手就到了一个新家。

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,全家终于迎来短暂的和平时光。

但好景不长,到了1947年1月,父亲因昔日同日军作战留下的枪伤恶化而不幸去世。紧接着,国共两党在鲁西一带进行拉锯战。作为“红色背景”的家庭,自然会被国民党反动派盯住。1948年,一伙还乡团来到王尹庄,诬陷超显家藏有武器,硬逼东邻李学先在其堂屋当门挖地三尺。因无所收获,气急败坏之余,他们将11岁的超显扔进村东头井里。

那次劫难,没齿难忘。回忆往事,老人连说三个“幸亏”。

“幸亏我会游泳。”超显扑通一声被推到井里,感觉到井中的水很深,即使成人也踩不到底。乡下的男孩子们都有几分野性,夏天时池塘河流是他们玩耍的天堂。所以,超显拼命地浮上水面,紧紧抠住井壁上的砖缝。

“幸亏是夏天。”当时是六月天,只穿着单衣裤衩,所以被扔进井里后环境还能适应。即便如此,井水毕竟寒凉,慢慢地,超显就感觉到浑



李次孔画像(李震凯一绘)

身发抖,牙齿不断打战。恐惧和绝望的阴影渐渐袭来,他不断给自己打气:一定要挺住,一定要挺住,一定要挺住……

“幸亏村外及时响起了枪声,坏蛋跑了。”再有一会儿,超显可能就真的挺不住了。但村外枪声一响,这几个胆小的坏蛋立马逃之夭夭。就是那位被勒令挖地的大叔赶了过来,投下绳索,他才得以获救。

敌人之所以盯上他们家,也是有缘由的。不光因为他家是红色家庭,还因为其父当年的两位战友曾住他们家一段时间。两位一姓秦,一姓兑,都是三十岁左右。

1948年1月,才读小学一

年级的超显放学回家。这两位叔叔叮嘱他去送信,信被藏在“紫花内衣”(一种黄色彩棉)的夹皮层里,然后再用针线大针脚缝上。

按照大人的叮嘱,超显挎着装着荒草的粪箕子上路了。为了避免引起坏人盯梢,他避开大路,专走田间筏子地。约莫一个多时辰,终于将信送到引马区的李民区长手里。

此后,他担任地下交通员,多次为党传递情报。

几十年后,李超显临近退休时,因档案多处有明确记载,组织上认定为1948年1月是李超显参加其革命工作的开始,因此被批准享受离休待遇。